

集部

碧溪詩話卷九

宋 黄徹 撰

老杜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云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多歡顔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死亦足樂天新製布裘云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隱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綾襖成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

獨暖亦何情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裏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皆伊尹身任一夫不獲之辜也或謂子美詩意寧苦身以利人樂天詩意推身利以利人二者較之少陵為難然老杜飢寒而憫人飢寒者也白氏飽暖而憫人飢寒者憂勞者易生於善慮安樂者多失於不思樂天宜優或又謂白氏之官稍達而少陵尤卑子美之語在前而長慶在後達者宜急卑者可緩也前者唱導後者和之耳同合而論則老杜之

仁心差賢矣

永叔嘗謁執政坐中賦雪詩有云主人與國共休戚豈惟喜悅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當時乃謂韓退之亦能道言語其豫裴晉公宴會但云林園窮世事鐘皷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殊不知老杜一言一詠未嘗不在于憂國恤人物我之際淡然無着夏日嘆曰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夏夜嘆曰念我荷戈士窮年守邊疆此仁人君子之用心終食不可忘也邊

兵之語豈為過哉如退之始知神官未聖賢護短憑愚要我敬雪逕詆樵叟風廊折談僧真作閙語也

坡記王陵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司馬景王病夢逵為祟因為詩曰嵇紹如康為有子郗超畔鑒似無孫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蓋怪梁道忠義之靈不能自已其子充之惡按晉紀王賈所殺者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也

坡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註引樂天三杯

藍尾酒一楪膠牙餳觀長慶集此詩題云七年元日對酒非鑽火時事也宋景文守歲云且盡燈前藍尾盃

王元之到任表有全家飽暖盡荷君恩之語到今傳誦永叔用為詩云諸縣豐登少公事全家飽暖荷君恩夢得亦嘗有云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煖家白云不才空飽煖無力及饑貧

黄州麻城縣界有萬松亭連日行清陰中其館亭亦可愛適當關山路往來留題無數東坡傷來者不嗣其意

嘗有詩云十年栽種百年規好德無人助我儀又云回
問幾株能合抱殷勤記取角弓詩中間嘗撤牌刻有士
題云舊韻無儀字蒼髯有恨聲亦可錄
醴陽道旁有甘泉寺因萊公丁謂曽留行記從而題咏
者甚衆碑牌滿屋孫諷有平仲酌泉曽頓轡謂之禮佛
遂南行高堂下瞰炎荒路轉使高人薄寵榮人皆傳道
余獨恨其語無別自古以直道見黜者多矣豈皆貪寵
榮者哉又有人云此泉不洗千年恨留與行人戒覆車

害理尤甚萊公之事亦例為覆車乎因過之偶為數韻其間有云已憑靜止鑒忠精更遣清泠洗讒喙葢指二公也

凡作詩有用事出處有造語出處如五陵衣馬自輕肥雖出論語總合其語乃潘岳悉輕肥柳絮才高不道鹽雖謝女事乃借張融以海賦示人人評其賦但不道鹽耳紅袖泣前魚本戰國策事乃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安陵泣前魚坡作太白畫像詩云大兒汾陽中令君小

兒天台坐忘真其事乃用白交汾陽于行伍中竟脫白
于禍天台司馬子微謂白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
之表所造之語乃禰衡傳云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
史趙釋絳縣老人年數云亥有二首六身葢離析亥字
點畫而上下之如筭籌縱横然則下其二首為二萬六
身各一縱一横為六千六百六十正合其甲子之日數
傳以趙之明歴劉賓客送人赴絳州云午橋羣吏散亥
字老人迎義山贈絳臺老駟吏云過客不勞詢甲子惟

書亥字與時人可謂善使事矣亦如近人送人洪州云
干斗氣成龍已化置芻人去榻猶懸送人鄂州云黄鶴
晨霞傍樓起頭陁秋草遶碑荒送人襄陽云四葉表閭
唐尹氏一門逃世漢龎公雖隣封密邇不可移也
退之韶州留别張使君云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
骨相屯翻放弃南方自恨疏節骨鯁不媚犯上獲罪當
長没海隅其剛褊方拙凌突權勢出於天性雅宜文公
喜用江總乃敗國奸回特引之何故按南史孔奐傳陳

後主欲以總為太子詹事奂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乃奏江總文華之人宜求敦重之才是詩恐有譏云杜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李商隱贈牧之云前身恐是梁江總皆未可與言史也

老杜贈李秘書觸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予太白酬竇公衡云曽無好事來相訪賴爾文章一起予韋蘇州每一覩之子高咏尚起予昌黎酬張韶州將經貴郡煩留客先惠高文謝起予豈非用事偶合數公非蹈襲也

千里蓴羹末下鹽豉葢言未受和耳子美豉化蓴絲紫
又豉添蓴菜紫聖俞送人秀州云剩持鹽豉煮紫蓴魯
直鹽豉欲催蓴菜熟

來公外傳記公所得厚俸唯務施予寢處一青幃三十
年有親厚者求之欲其易去笑而答曰彼詐我誠雖敝
何害實不忍以敝獲棄也蘄者故媿之故魏野詩云有
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及北使來顧望縉紳而問迓者
曰無地起樓臺相公安在其清望爲人所景慕如此然

永叔歸田録頗論其侈汰司馬温公亦云豈非奢外而儉内歟

昌黎寄崔立之云傲兀坐試席深薿見孤羆四座各低回不敢捩眼窺可謂善言場事若平旦所養不厚誠難傲兀也

沈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嘗嘆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坡再和劉景文介亭長篇云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又云文如飜水成賦作乂手速乃北夢瑣

言記溫庭筠才思艷麗工于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多為隣鋪假手號曰救數人也余嘗以八叉手對三折肱

溫公自稱迂叟者山如居士亦嘗以自號其詩云初時被目為迂叟近日蒙呼作隱人司馬豈慕其洛居有閑適之樂耶

白樂天云身閒富貴真天爵官散無憂即地仙盖用顏蠋晩食當肉早眠當富無事當貴也

白獻晉公云閑說風情筋力在只如初破蔡州時雖叙其功業與壽康其語緩而不廹此可為作詩法也

齊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飲餞並召時才賦詩用十五劇韻蕭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長慶云萬言舊手才難敵五字新題思有餘

樂天云樂可理心應不謬詩能陶性信無疑陶冶性靈在底物固詩人語古人所謂樂以治心者相去遠矣此

語不作可也

少游贈坡詩云節旄零落氊餐雪辨舌縱横印佩金語太不等子瞻譏集句云天邊鴻鵠不易得便令作對隨家雞此詩正類此

坡和刁景純暨柳子玉岡字云詩至第七篇云屢把鉛刀齒步光更遭葉裘照龐凉乃用子建七啟云步光之劒華藻繁縟左傳龐凉冬殺雖第一韻衆人所更易而七篇未嘗改而貫穿精絕如此

嘗觀臨川解我葱珩脱孟勞常不曉孟勞何等物及見
穀梁傳註孟勞魯寶刀

砦溪詩話卷九

碧溪詩話卷十

宋 黄徹 撰

山谷云詩者人之情性也非強諫爭于庭怨詈于道怒隣罵坐之所為也余謂怒隣罵坐固非詩本指若小弁親親未嘗無怨何人斯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未嘗不憤謂不可諫爭則又甚矣箴規刺誨何為而作古者帝王尚許百工各執藝事以諫詩獨不得與工技等哉故諷

諫而不斥者惟風焉然如雅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彼童而角實訌小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忠臣義士欲正君之國惟恐所言不激切豈盡優柔婉晦乎故樂天寄唐生詩云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

子建稱孔北海文章多雜以嘲戲子美亦戲傚俳諧體退之亦有寄詩雜詠俳不獨文舉爲然自東方生而下稱處士張長史顔延年輩往往多滑稽語大抵才力豪邁

有餘而用之不盡自然如此韓詩濁醪沸入口口角如
銜䊵試將詩義授如以肉貫串初食不下喉近亦能稍
稍皆諳語也坡集類此不可勝數寄蘄簟與蒲傳正云
東坡病叟長羈旅凍卧飢吟似飢鼠倚賴東風洗破衾
一夜雪寒披故絮黄州云自慚無補絲毫事尚費官家壓
酒囊將之湖州云吳兒膾縷薄欲飛未去先說饞涎垂
又尋花不論命愛雪長忍凍天公非不憐聽飽即喧閧
食笋云紛然生喜怒似被狙公怒責種茶云飢寒未知

免巳作太飽計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捄飢飢來憑空案一字不可煮皆斡旋其章而弄之信恢辨有餘與血指汗顔者異矣

子美於菟侵客恨乃楚人謂虎為於菟土銼冷疎烟乃蜀人呼釜為銼富豪有錢駕大舸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百丈誰家上水船荆峡以竹纜為百丈塹抸公畦稜京師農人指田云幾稜市暨瀼西巔巇人謂江水横退山谷處為瀼子厚桃笙葵扇安可當宋魏之

間謂篳為笙欸乃一聲山水綠欸乃楚人歌聲臨川窓明
兩不借楚人以草履為不借東坡倦看澀勒暗蠻村蓋
嶺南竹名又蓬沓障前走風雨註云於潛婦人皆鍤大
銀櫛謂之蓬沓又幾思壓茅柴禁綱日夜急山谷燕濕
社公雨鶯啼花信風皆方言也
王誼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蓋是題下註斷自
我昔遊錦城句首子瞻為杜備諸家體非必牽合程度
詩意蓋譏當時刺史有雖鳥不若者明皇以後天步多

隸凡尊君者為有也懷二者為無也曾直以云臣結春秋二三策臣甫杜宇再拜詩忠臣喞憤痛切骨後世但識㻁瑰辭令觀此篇叙鴻鴈羔羊禮自太古尊君親上之意為明皇設不疑至于杜鵑行乃云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又云爾惟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指斥罵詈殊無致嚴之語莫不皆有所主也

因話録載吳興僧皎然工律詩常謁韋蘇州于舟中抒思作古體十數篇為贄韋全不稱賞皎然極失望明日

寫舊製獻之蘇州吟諷大加嘆味因語皎然云幾至失聲名何不但以所工見投而猥希老夫意余觀韋集有寄皎然詩云風慕端成舊未識豈為疎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别餘則知其詩名于未識前矣豈覽其作學古體即疑其不逮所聞耶

老杜所以為人稱慕者不獨以文章為工蓋其語默所主君臣之外父子兄弟即朋友黎庶也嘗觀韋應物詩及兄弟者十之二三廣陵覲兄云收情且為歡累日不

知飢冬至日寄諸弟云已懷時節感更抱别離酸元日寄諸弟云日月昧遠期念君何時歇社日寄云遥思里中會心緒悵微微寒食云聯騎定何時吾今顧已老又云把酒看花想諸弟杜陵寒食草青青初秋寄云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聞蟬寄諸弟云緘書報是時此心方耿耿登郡樓寄諸季云追兹聞雁夜重寄别離秋懷京師寄云上懷犬馬戀下有骨肉情余謂覩此集者雖有殘閱文瘉當一變而怡怡也

余嘗赴京師往辭伯父坐中舉兄弟送行詩云問人求
隱店下馬過危橋及觀坡集見送姪安節詩言其伯曾
有送老蘇下第歸蜀云人稀野店休安枕路入靈關穩
跨驢急難之誠意皆相若但字有多寡耳余官辰沅逾
年族弟來相視將行率爾送之云就舍勿令人避席渡
江莫與馬同船雖鄙近不工亦可用于畏途也
山澤之儒多癯詩人尤甚子美有思君令人瘦樂天云
形容瘦薄詩情苦豈是人間有相人又云貌將松共瘦

心與竹俱空李商隠瘦盡東陽姓沈人掉頭撚髭之苦豈有張頣豐頰者哉沈昭略嘗戲王約以肥而癡答以瘦而狂昭略喜曰瘦已勝肥狂復勝癡

晨牝妖鴟索家生亂自古而然故夏姬亂陳費無極亂楚李義山詠北齊云小憐玉體横陳夜已報周師入晋陽東坡戍都畫手開十眉横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突騎嘶熟味此詩則吳人何苦怨西施豈是稱咏史哉等而下之凡移于此物者皆可以為

戒
曲水修禊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纔十一人成一篇者郗曇王豐之而下十五人詩不成罰觥者凡十六人今觀所傳詩類皆四言五言而又兩韻者多四韻者無幾四言二韻止十六字耳當時得預者往往皆知名士豈獻之輩終日不能措詞於十六字哉竊意古人持重自惜不欲率然恐貽久遠譏議不如不賦之為愈

坡遊武昌見農夫皆騎秧馬較之傴僂而作者勞佚相絕嘗作秧馬歌叙述甚詳唐子西至羅浮始識此器作詩云擬向明時受一廛着鞭常恐老農先行藏已問吾家舉從此馳君四五年亦巧于用事也

汲長孺段太尉皆義勇奮不顧身之人至于仁愛撫養則矜憐惻怛無所不至所謂剛者必仁仁者必勇也嘗觀樂天云况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希文曰吾生豈不幸所稟多剛腸皆心中語也白則有敢辭爲俗吏且欲活

瘦民又云心中為念農桑苦耳裡如聞飢凍聲范又有寸懷如春風思與天下芳赴姑蘇云豈辭雲水三千里由濟瘡痍十萬民與汲段正相似

李商隱詩好集故實如喜雪云班扇慵裁素曹衣詎比麻鶯歸逸少宅鶴滿令威家又洛水妃虛妬姑山客漫誇聯辭曾許謝和曲本慚巴一篇中用事者十七八嘗觀臨川咏棗心數韻餘甘入隣家尚得饞婦逐贅享古已然豳詩自宜録用女贅棗脩八月剝棗雖云食之昏用

范曄裴頠蒙顧卮赤心投皇明倘加燭用蕭琛陛下
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慄以是知凡作者須飽材
料傳稱任昉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余謂昉詩所以
不能傾沈約者乃才有限非事多之過坡集有全篇用
事者如賀人生子自欝葱佳氣夜充閭喜見徐卿第二
雛至我亦從來識英物試教啼看定何如戲張子野買
妾自錦里先生自笑狂身長九尺鬢眉蒼至平生謬作
安昌客略遣彭宣到後堂句句用事曷嘗不流便哉

張無盡題武昌靈竹寺云孟宗泣竹笋冬生豈是青青竹有情影響主張非别物人心但莫負幽明語雖淺近然當于理樂天云餘霞散成綺别葉乍辭風等語麗矣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故寄唐生詩云非求官律高不務文章奇惟欲生民病得願天子知

長慶論詩之豪者世稱李杜索其風韻比與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至于貫穿古今條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于李然撮其新安石壕關吏蘆子花門之章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其下乎今觀杜集憂戰伐呼蒼生憫瘡痍者往往而是豈直三四十而已哉豈樂天未嘗熟考之耶

士人程文窮日力作一論既不限聲律復不拘語句尚罕得反覆析難使其理判然者觀赴奉先咏懷五百言乃聲律中老杜心迹論一篇也自杜陵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自比稷與契其心術祈向自是稷契等人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内熱與飢渴由已者何異然常

爲不知者所病故曰取笑同學翁世不我知而所守不變故曰浩歌彌激烈又云非無江海志瀟洒送日月當今廊廟具建厦豈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言非不知隱遁爲高也亦非以國無其人也特廢義亂倫有所不忍以兹悟生理獨恥事干謁言志大術踈未始阿附以借勢也爲下士所笑而浩歌自若皇皇慕君而雅志棲遁既不合時而又不少低屈皆設疑互答屢致意焉非巨刃有餘孰能之乎中間鋪叙間關酸宜不勝其

戚戚而黙思失業途因念遠戍卒所謂憂在天下而不為一己失得也禹稷顔子不害為同道少陵之迹江湖而心稷契豈為過哉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其窮也未嘗無志于國與民其達也未嘗不抗其易退之節蚤謀先定出處一致矣是詩先後周復正合予昔人目元賀雨詩為諫書余特目此詩為心迹論也

碧溪詩話卷十